

# 庶物類纂

水屬  
自十九至二十

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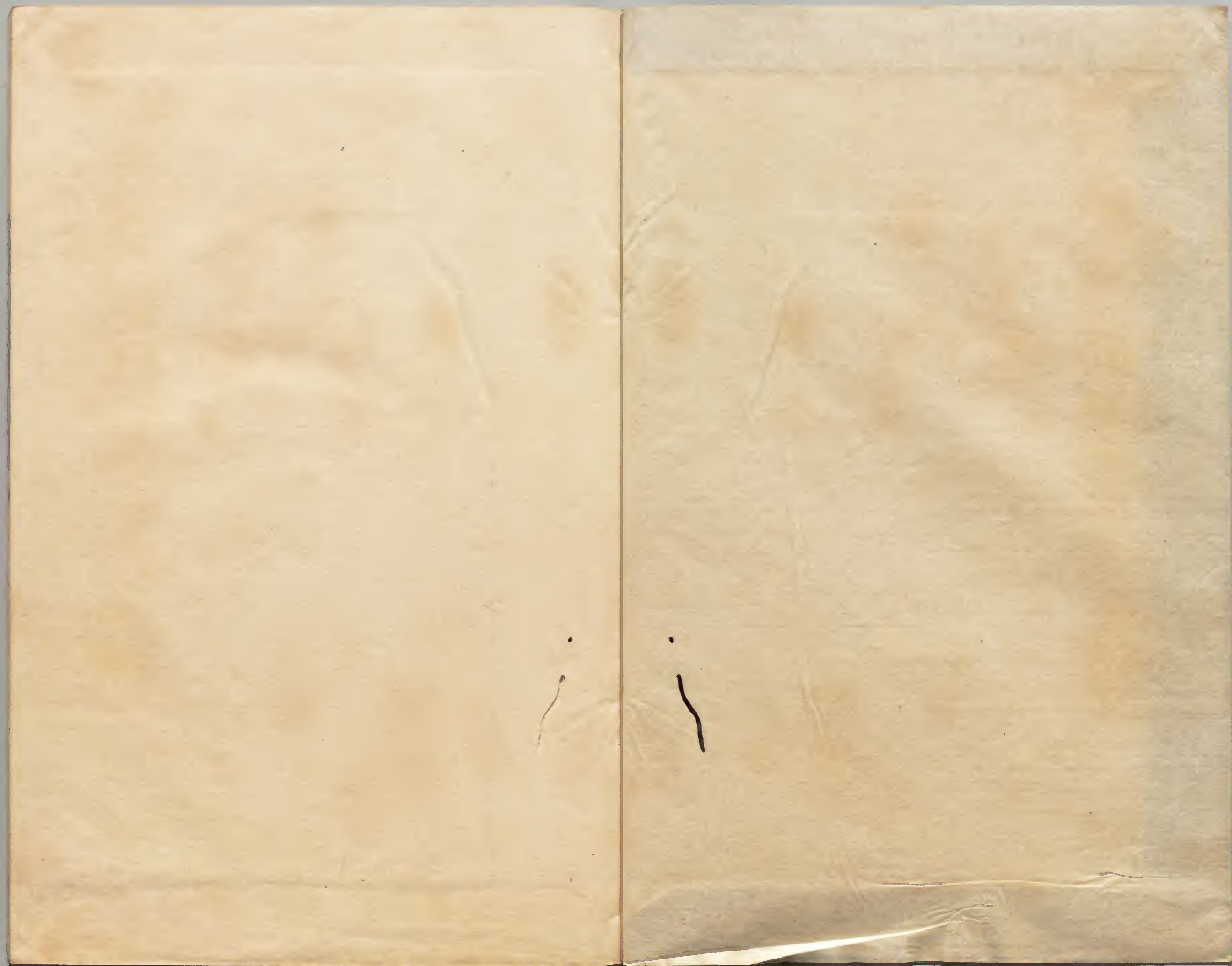
太政官文庫			
和書門	特別	三三六二	茅五四番
		四六五	册架函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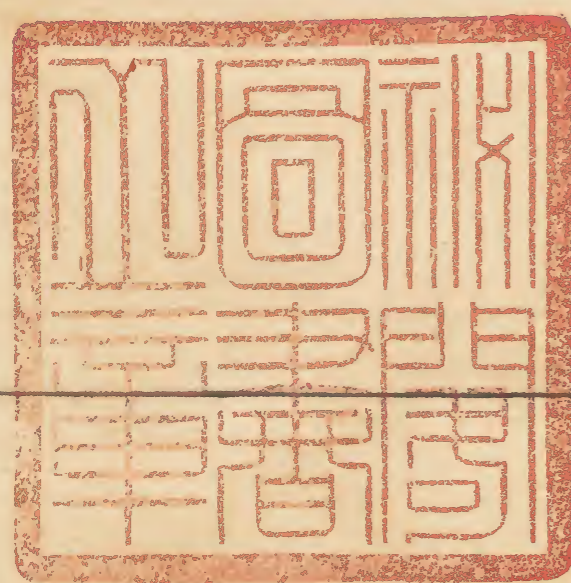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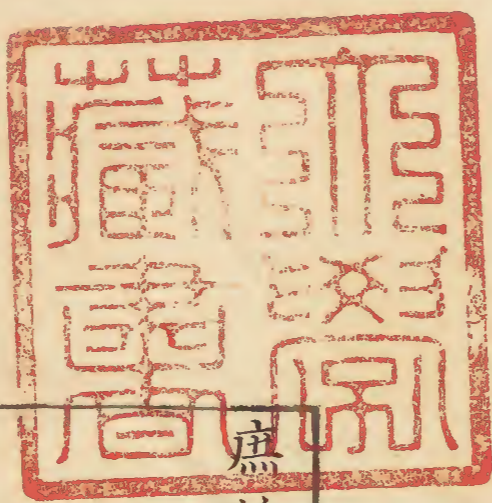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2362
冊數	465 ( 99 )
函號	特 54 1

六十内

共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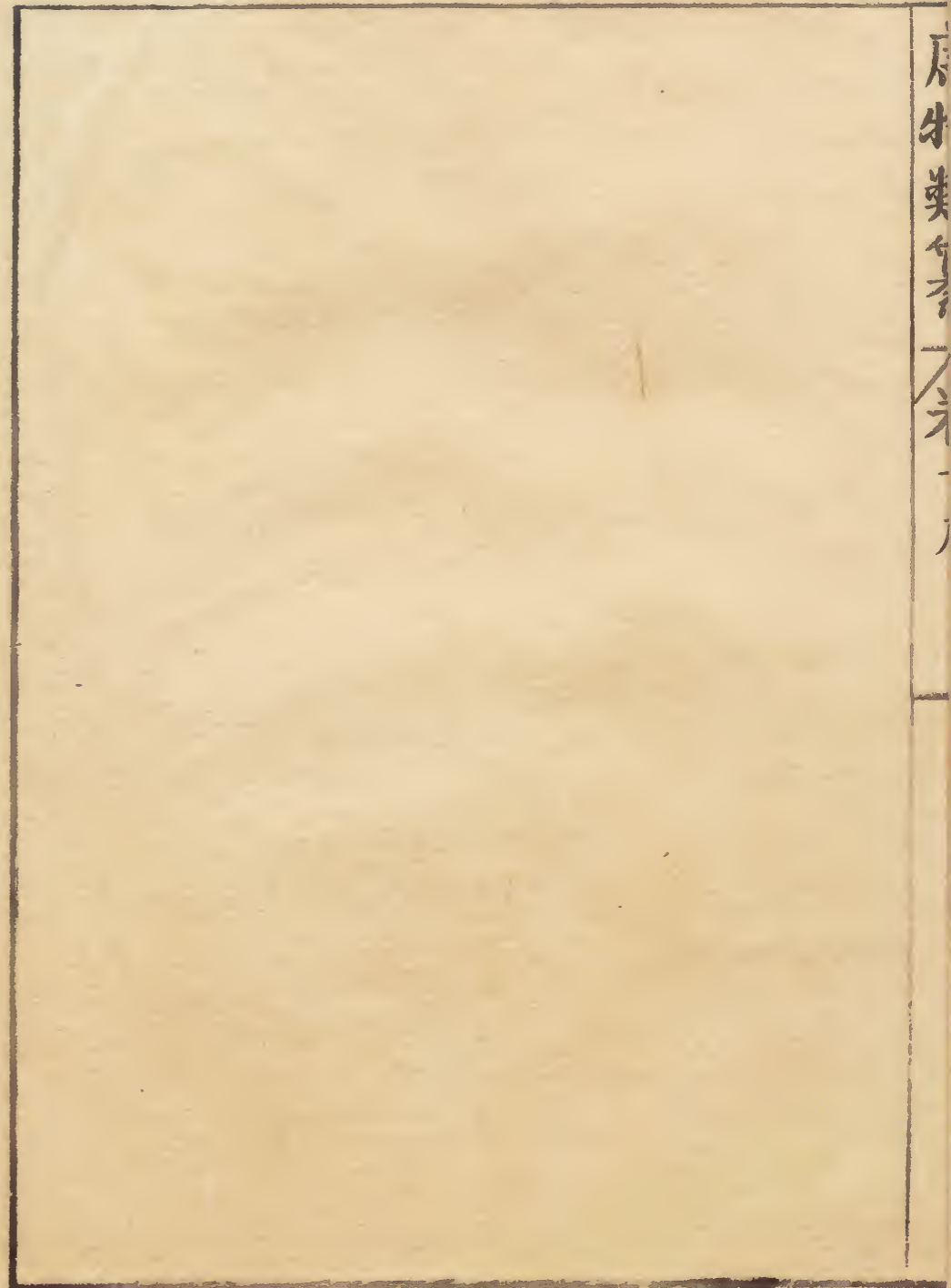


庶物類纂水屬卷之十九目次

海  
死海

庶物類纂 卷十九

水屬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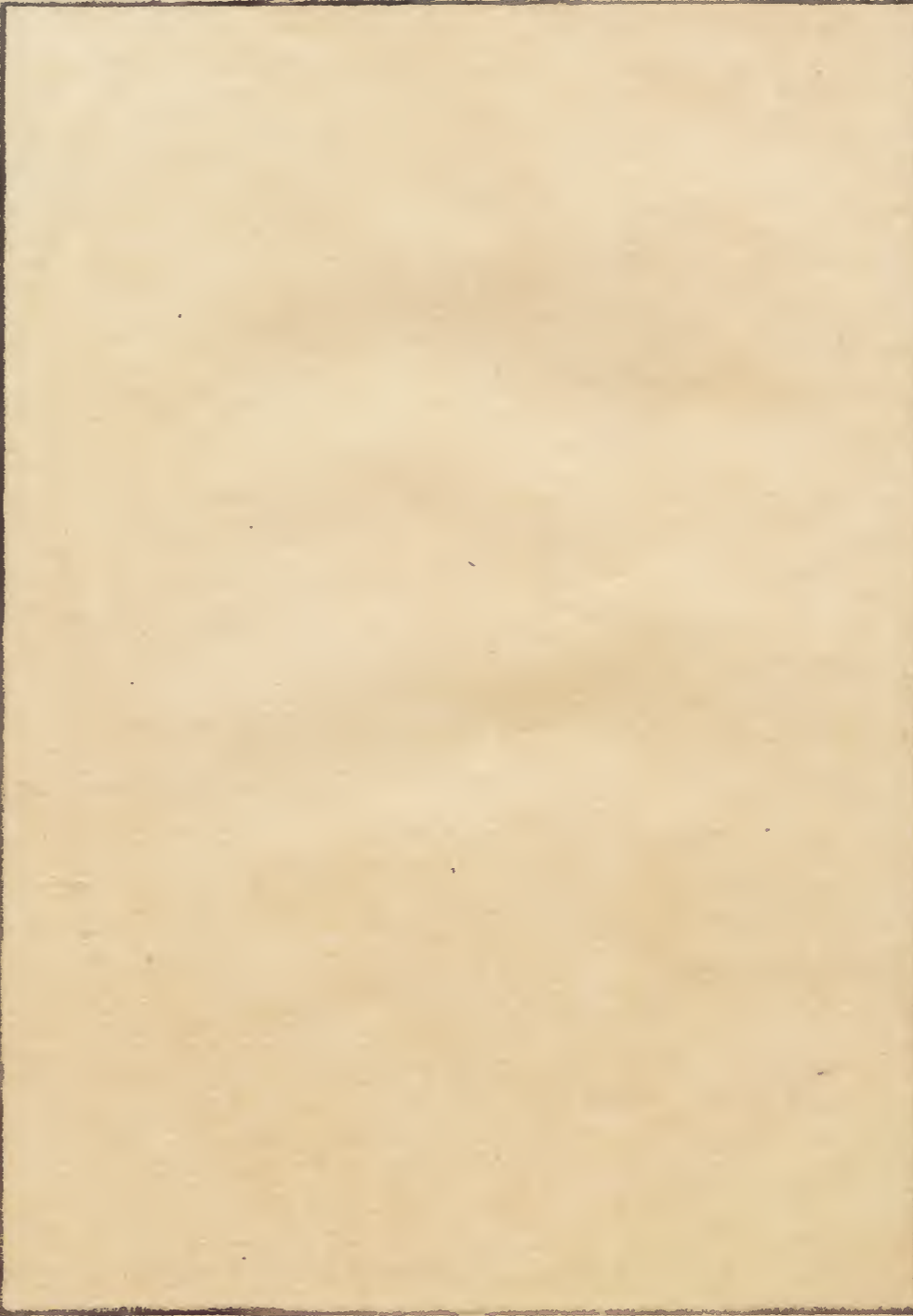
海水

倍名燕迷

水屬

海水

一



海

東方朔十洲記云夜行海中撥之有火星者鹹水也  
色既碧故曰碧海唐陳藏器本草拾遺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則為東海在廣南則為南海  
人人得而聞見不待證 若夫禹迹所及西境

流沙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  
著于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

漢武帝事遠有效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  
身歷而目擊之者矣非道聽塗說之此也於是條支

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遺甘華輩親至其地也至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者焉即波斯也夷人之與海商皆嘗往來若夫北海則又其甚遠者矣而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為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所載又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在海北岸也然則詩書所稱四海者實皆環夷夏而四之非寓言矣若夫西北二虜有西海栢海青海蒲類海蒲菖海居延海白亭海

鮮水海皆嘗竝海立稱矣然要其實致則衆水鍾為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故借海以名之非真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為河塞外有冰便名為海其說確也班固敘張掖之水曰羗水出羗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真以居延為海矣宋程大昌北邊備對  
郭說  
人仰而望太陽豈能睹其真體惟太山之上有日觀峯者夜半可以眺而浴浴日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掣電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

日輪浮動水中如大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  
 登天台之顛曰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州  
 外乃為大海夷白齊詩話○明張  
 海影翻人家壁上或見搭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  
 在此理不可曉又有見搭影樹影皆倒懸尤不可解  
 段成式云海影翻側如此理或然也蓋海光映日數  
 千里皆見塔樹影本直影又重影勢必倒明楊升  
 岑參勢海行云蒸沙爍石然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  
 此循名想說之誤岑雖仕從邊幕亦未曾親到熱海

也按玄奘西域記云凌山葱嶺北隅坎雪積凌春夏  
 不解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出山有一清池亦曰  
 熱海以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玄  
 奘蓋躬至目見非參想像之詞耳同上  
 地以海為腎故水鹹人以腎為海故溺鹹明田藝蘅  
 海乃百川之會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而地在其中  
 其味鹹其色黑水行之正也明李東壁  
 海眼唐金華子北海縣因發地得五銖錢取之不盡  
 中得一石記云此是海眼以錢鎮之眾俱復掩合壁  
 事類



釋鑑真姓淳于氏廣陵人日本國有沙門榮叡等東  
來募法真許往遂買舟齎經律法往焉俄漂入蛇海  
又入魚海復入鳥海既出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  
美相次達于日本高僧傳○明陳耀文天中記  
揚雄劇秦美新云神歇靈液海水群飛選海水群飛  
蔽于天枕太宋加齊高帝九錫策曰嗣君失德書契  
未紀神厭靈繹海水群飛南陽紀九鼎共海水同飛兩  
日與洛川俱鬪薛道衡老氏碑王世克假隨恭帝禪位策文  
云海飛群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微克着布新之祥允

集河洛記唐公谷李密書崑山火烈海水群飛赤縣丘

壚黔黎炭壺閏錄李密與徐鴻客書壓海水之群飛

憫蒼生之海炭壺閏錄

貞觀中遺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在大海中

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其上氣色

蔚鬱聞叫號鎚鍛之聲甚可畏懼唐會要○同上

博物志天地四方皆與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

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之別有渤海溟海員海

通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蒲昌海





蒲類海青海鹿渾海陽池海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  
 之南有勃鞞海伊連海凡四海通謂之裨海裨海外  
 復有大瀛海環之又海曰朝夕池一云天池一云大  
 壑海神曰海若明彭大翼山堂肆考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同上  
 劉熙釋名海晦也主引晦濁其水黑而晦也同上  
 海溢一曰海嘯東漢質帝本初元年夏四月海水溢  
 桓帝永康元年八月海溢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海溢  
 梁武帝普通元年江淮海溢唐高宗顯慶元年九月

括州大風海溢總章二年九月大風海溢漂没六千  
 餘家宋元豐四年七月甲午夜靜海海門大風雨沿  
 海官私廬舍漂没二千七百三十有六元大德五年  
 暴風江海水大溢高四五丈崇明通泰真州沿江之  
 地被災者三萬四千八百餘戶皇慶二年八月崇明  
 州大風海溢泰定三年十一月崇明海門等處  
 海溢至正元年通泰等州海溢溺歿一千六百餘人

同上

唐道士葉靜能有白衣老父泣拜曰被胡僧來呪水

海水十涸七八靜能使朱衣人執黃符往投之海水復舊老父乃龍也同上

酉陽雜俎海影翻側言影倒懸也同上

升庵集海槎錄餘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傳此石比水特下八九尺海船舶必遠避而行一隨即不能出矣萬里長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廻溜中未有能脫者又有鬼哭灘極怪異舟至則沒頭隻手獨足短禿鬼百十爭亘為群來趕舟人以米飯頻頻投之即止未聞有害人者明陳希顏事言要玄集

萬曆甲寅三月廿六江陰縣花涇港口海夜嘯平明漲出一沙約六七里許沙上有磚甃街街上堆積大古老錢狼藉數萬居氏男女爭往拾取各得滿手或以衣襟貯之而歸驗其文悉是宋時崇寧通寶錢也

明錢希言集

嘉靖四年海花鎮海水忽變赤色經旦復清魚蝦可數閩書

宋慶曆六年地震岨嶼山摧自是屢震輒海底有聲

如雷棲霞縣志



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云案東海之別有渤海故東海共稱渤海又通謂之滄海又曰滄海之中有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金銀為宮闕仙人所集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莊子所謂尾閭其中有

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

十洲記曰東海之別又有溟海員海蓬萊山周圍五千

海繞其山海水色正黑色謂之溟海按莊子有北溟則四海皆稱溟也

尚書曰江漢朝宗於海注曰宗尊也

山海經曰大荒中有山名曰天臺海水所入焉

易林曰海為水宗聰明且聖百流歸德無有畔逆

史記曰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

為池

又曰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機謹按事言要玄引尸子載此語又曰二字疑誤

也

淮南子曰海不讓積水以成其大  
又曰賁星墜而渤海決賁客星也  
說文曰海天池以納百川者也

法苑曰大海為八維之浸日月為四方之燭

莊子疏云沃焦在碧海之東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  
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

地志曰昌國縣海中有砥柱屹立中流望之如人拱  
立水匯於此旋涌若沸舟行必投以物殺其勢而後  
過風雨將作有聲如雷

彛堅志曰寧海縣東海中有尾閭與海門馬筋相直  
自高山望之其水湍急陷為大渦者十餘舟楫不可  
近舊傳東海泄水處

大志經曰意初入海中至白銀城次至黃金城次至  
水精城次至琉璃城龍王各與明月珠

又曰海有三德一曰深廣無邊二曰清淨不受雜穢  
三曰藏積無量珍寶菩薩之德義同海也

海志曰海有五德一澄淨不受屍二多出妙寶三大  
龍澍雨沛如車輪受而不溢四風月不能竭五淵深



不測

養生雜書曰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禹疆

龍魚河圖曰東海君姓馮名修夫人姓朱名隱城南海君姓祝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寒西海君姓勾太名丘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是名禹張里夫人姓結名連翹

李吉甫云河北得永便名為河塞北得永便名為海錄異記曰海龍王宅在蘓州東入海五、六日程小島

之前濶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輒近夜中遠望見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宮在其下矣神仙傳曰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略半也豈復為陸乎方平曰東海行復揚塵耳

酉陽雜俎曰詔議朱景元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春明退朝錄曰歐陽少師言為河北都轉運使冬月

按部至滄景間於野亭夜半聞車旂兵馬之聲幾達且不絕問宿彼處人云此海神移徙五七年間一有

之淵鑑類函

至正甲辰六月二十有三日江海水溢五行志水自盈主兵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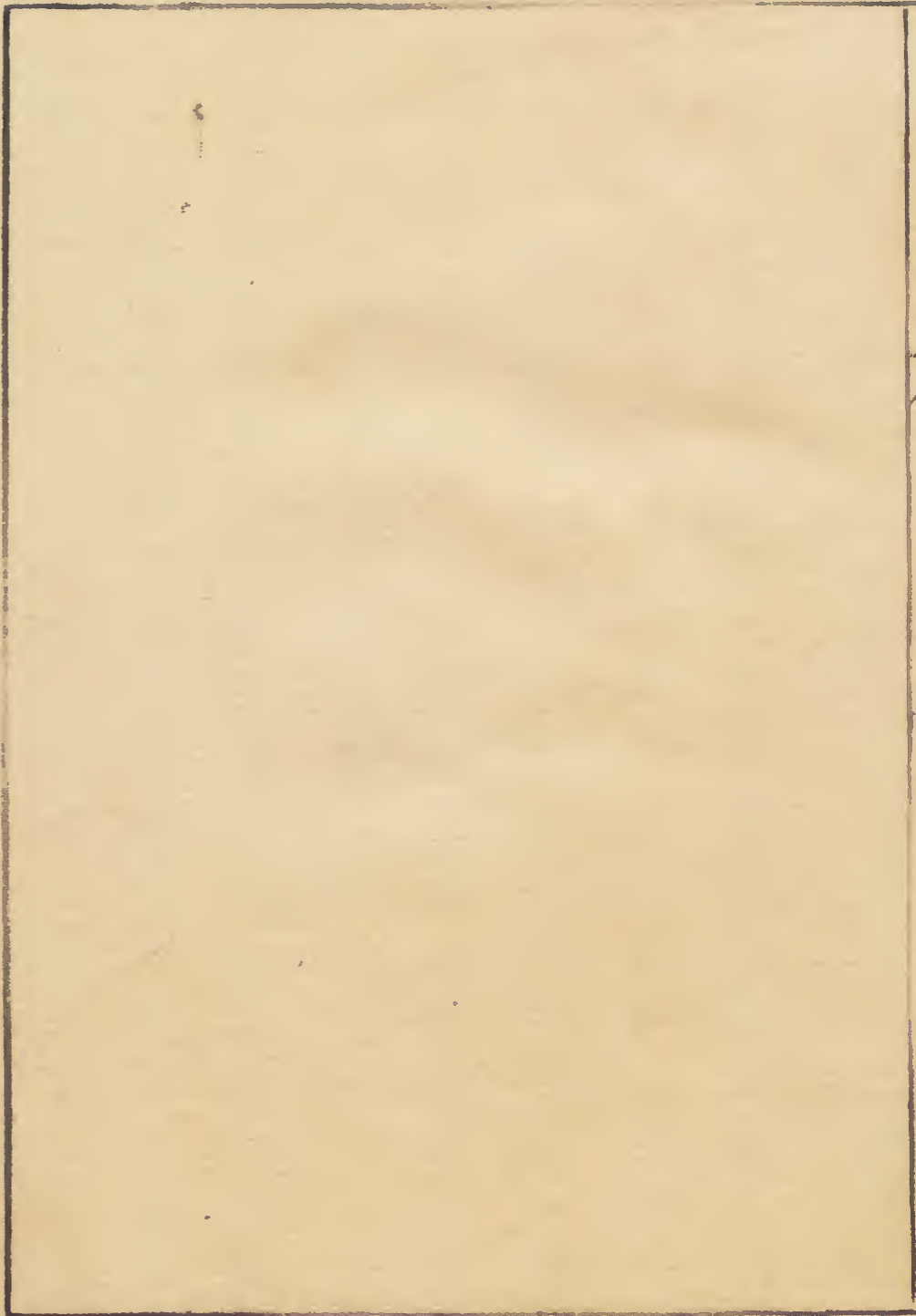
海縣志

海呼改切音醢說文天池以納百川者釋名海晦也主承穢濁水黑如晦也爾雅九侯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海者晦也取荒遠晦昧義六書故眾水所歸也環九州之四方皆海故曰四海又楊慎曰東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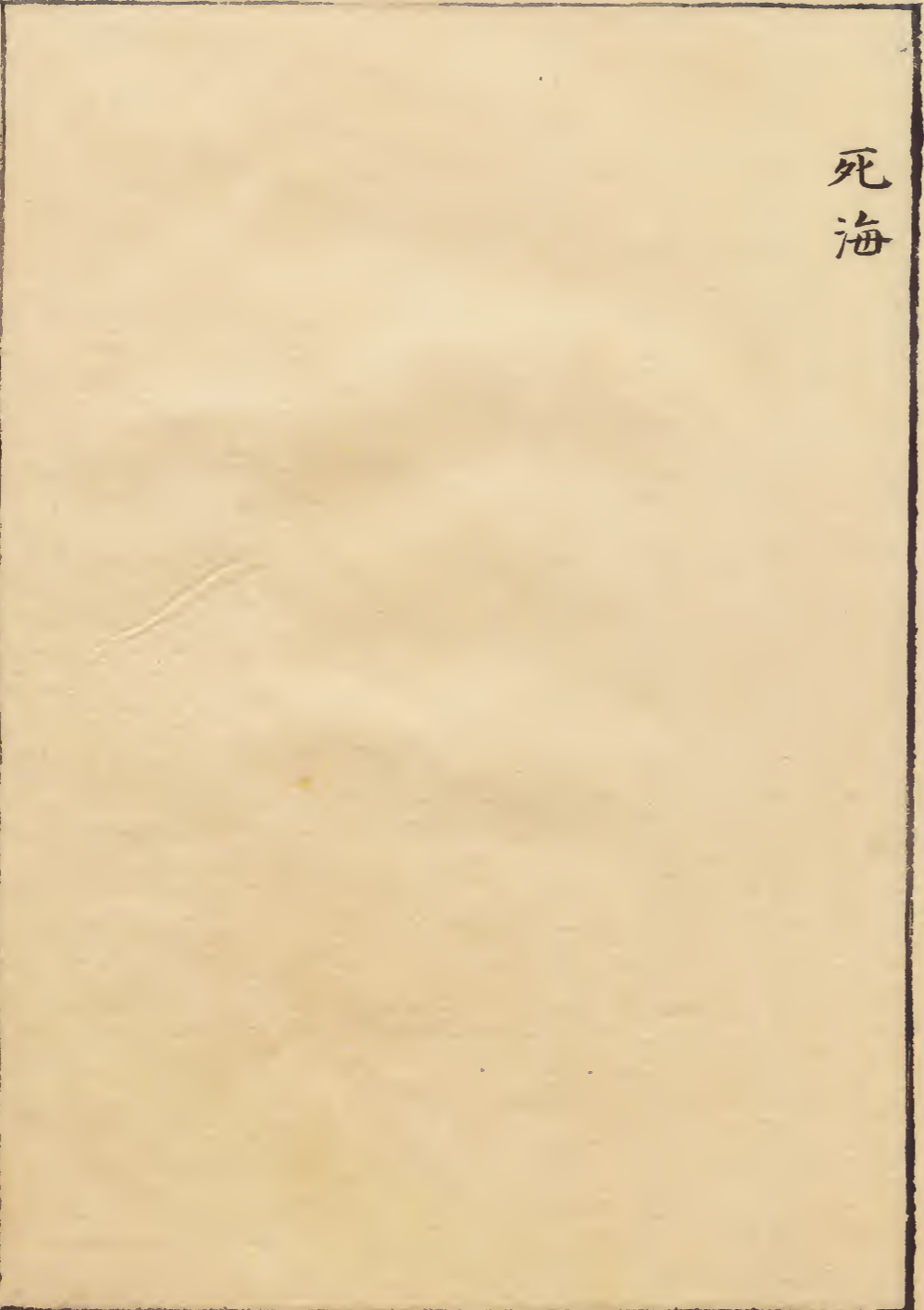
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猶五嶽之外有五鎮也又熱海玄奘西域記蔥嶺北隅坎雪積凌春夏不解縣釜而炊又死海外紀曰度爾格內有國曰亞刺比亞一海長四百里性疑不波常涌大塊似松脂不生水族不能沈物名死海又梵書須彌山下香水海水上持金輪下持風輪謂之水輪其數無邊又凡受內廣博者曰海如梵書海意海會大海眾及書名篇海玉海之類皆借義非實指海言也清廖文英正字通



麻州雜錄卷之九



死海



麻州雜錄卷之九

水屬

死海

廣雅釋詁卷之九

死海

死海不受物以汁厚上衝氣急也外紀曰度爾格內有國曰亞刺北亞有一海長四百里水鹹性凝不生波浪常湧大塊如松脂不能沉物不生水族名曰死海清皖桐方氏物理小識

庶勿頌纂

卷十九

水屬

死海

二



庶物類纂卷之二十

庶物類纂水屬卷之二十目次

潮汐

庶物類纂卷之二十

水屬目次

海物類纂卷下

潮汐

俗名蕪ウ十シ霍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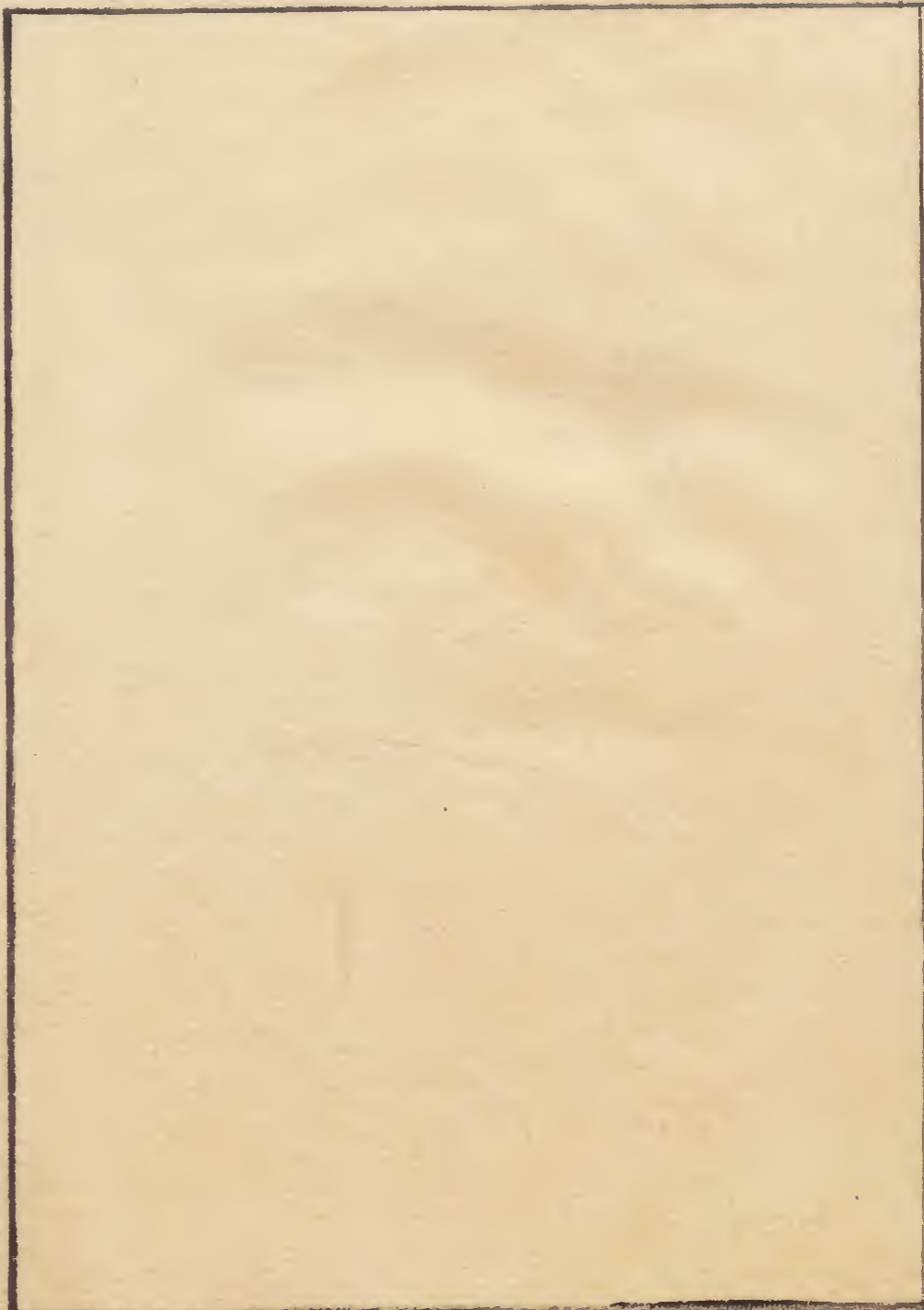
海物類纂卷下

水屬

潮汐

一

廣雅釋詁卷之二十一



潮汐

早潮下晚潮上而水相合曰脊潮

唐鄭熊番禺雜記○說郭

機謹按山堂肆考而作兩

脊潮者廣州去大海不遠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復多颶風當其潮水退之間颶風作而潮又至遂至波濤溢岸淹没人廬舍蕩失苗稼沈溺舟船南中謂之脊潮或十數年上有之亦繫時之失數耳俗呼為海翻為漫天唐劉恂嶺表錄異記○說郭姚寬令咸明清先友也著西溪殘語考古今事最為

庶物類彙編卷二十一

水屬

潮汐

二

詳備其間一條云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  
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後恐遺失故載之觀  
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葛洪亦云  
地機翕張見洞真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施師謂僧云月  
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隱之言析木  
大梁月行而水大見寶叔蒙源機謹按說殊派異無  
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  
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沿南滇而東過海康雷歷  
陵水化涉恩平恩往南海廣迨由龍川惠抵潮陽潮

泊出守會稽越移蒞句章明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  
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汐音夕得以機謹按  
後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機謹按說郭十年用心頗  
有準的大率元氣嘘吸天隨氣而漲歛滇渤往來潮  
順天而進退者也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  
之於日也月太陰之精水者陰機謹按說故潮依之  
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  
於朏數尾魄於上下弦息於輝胸女六切朔而故潮  
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

無物類纂 卷二十 水屬 潮汐 三

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  
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  
後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  
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星機謹按說  
知潮當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郭作是  
酉汐必盡機謹按說矣或遲速消息又小異而進退  
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或問曰四海潮平來皆有漸  
唯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冰岸橫飛雪崖  
傷射澎騰奔激吁機謹按說可畏也其可機謹按說  
郭作勢 郭作激

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機謹按

山南曰赭  
北曰龕

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

耳若言狹逼

機謹按說郭  
作岸狹勢逼

則東溟自定海

縣名屬  
四明郡

吞

餘姚奉化二江

江以縣為名一屬  
會稽一隸四明

侔之浙江尤甚狹

逼潮來不聞濤有聲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

地名屬  
會稽

北望嘉興大山

屬秀  
州

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

船船怖於上潭

水中沙為  
潭徒早切

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

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渾南北亘之

機謹按  
說郭作

之隔礙洪波颯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

江水未泊機謹按說月徑潮機謹按說潮來已半郭作消

機謹按說濁浪推滯後水益機謹按說來於是溢於郭作稍遲

沙潭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郭作狹

機說按說逼使之然也宜哉令威以該洽聞于時恨郭作狹

不能知其入明清心謂必機機謹按說博之人後以郭作精

真宗實錄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為廣東提點

刑獄遂取兩朝史燕公機謹按說傳觀之果嘗自郭有實錄二字

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嘗著海潮論機按說郭無以上三字

海潮圖竝行于世則知為燕無疑宋王明清揮麈前錄○津逮秘書

夫潮之生必自東而起其故何也蓋百川之水盡皆

東赴及其氣之至也潮從東起者返本之義存焉然

東方卯辰之位卯為升氣之盛辰為龍凌之鄉是以

潮起于東不在干他方也王達義海錄○說郭

盧肇論海潮以謂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因

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予嘗考其行節

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萬萬無差此以海上候

時去海遠即須據月正午而生者為潮則正子而生之得潮生之

者為汐正子而生者為潮則正午而生者為汐宋沈

地理增添時刻者為汐存中

補筆談○  
唐宋叢書

觀潮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為最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揚誠齋詩云海濶銀為郭江橫玉繫腰者是也每歲京尹出浙江亭教閱水軍艨艟數百分列兩岸既而盡奔騰分合五陣之勢并有乘騎弄旗標槍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倏爾黃烟四起人物略不相見水爆轟震聲如崩山烟消波靜則一舸無迹僅

有敵舟為火所焚隨波而逝吳兒善泅者數百被髮文身手持十幅大綵旗爭先鼓勇泝迎而上出沒于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濡濕以北誇能而豪民貴宦爭賞銀綵江于上下十餘里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而僦賃者幕雖席地不容閑也禁中例觀潮于天開圖畫高臺下瞰如在指上都民遙瞻黃織雉扇于九霄之上真若簫臺蓬島也元周密乾淳歲時記○說郭潮者太陽太陰之鼓怒之氣所起蓋日月運行陰陽

鼓怒朝夕為常故潮來有信自朔至望月去日漸近故陰炁微而潮向小朔望之後自初三漸至十八最大潮者所從來遠三日而及此也仲夏海無潮者陰氣至微不能自致仲秋最盛者陰陽氣均而陰方壯鼓怒之勢雄故也

元虞裕談撰○說郭

南湘江在瓊州府感恩縣南三十里源亦出黎母山至此西南入海天下之潮一日兩汎惟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

衰

明陳仁錫潛確類書

說文江海之水朝生為潮汐至為汐又曰濤大波也高麗舊經云潮汐往之應期不爽為天地至信山海經以為海鰐之出入浮圖書以為神龍之變化莊周以為冰池焦釜之生息抱朴子以為天運高卑之消息虞肇以為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竇叔蒙以為月從其類盈虛相應王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其說紛紛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天而一元之氣升降于大虛之中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



十二辰從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從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又曰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浙潮之所至亦因之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于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于餘日今海中魚獸殺取皮而懸之潮水至則毛皆起豈非氣盛而類應之自然歟宋姚寬曰舊于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

刻極有理大率元氣虛翕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眾陽之母陰生于陽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類故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于朔望消于朏魄虛于上下弦息于輝朏故潮有大小焉今起于朔夜半子時潮平于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後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

水俱復會于子位其小盡則月離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復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于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于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左旋以月臨在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于時期矣

明陳仁錫潛確類書

浙東潮候

初七	初五	初三	初一	初九	初七	初五	初三	初一	初九	初七	初五	初三	初一
初八	初六	初四	初二	初十	初八	初六	初四	初二	初十	初八	初六	初四	初二
十九	十七	十五	十三	十一	初九	初七	初五	初三	十一	初九	初七	初五	初三
二十	十八	十六	十四	十二	初十	初八	初六	初四	十二	初十	初八	初六	初四
寅申長	卯酉長	辰戌長	巳亥長	子午長	丑未長	寅申長	卯酉長	辰戌長	巳亥長	子午長	丑未長	寅申長	卯酉長
己亥平	庚子平	辛丑平	壬寅平	癸卯平	甲辰平	乙巳平	丙午平	丁未平	戊申平	己酉平	庚戌平	辛亥平	壬子平

江北潮候

初九	初七	初五	初三	初九	初七	初五	初三	初九	初七	初五	初三	初九	初七	初五	初三
初十	初八	初六	初四	初十	初八	初六	初四	初十	初八	初六	初四	初十	初八	初六	初四
十一	初九	初七	初五	十一	初九	初七	初五	十一	初九	初七	初五	十一	初九	初七	初五
十二	初十	初八	初六	十二	初十	初八	初六	十二	初十	初八	初六	十二	初十	初八	初六
寅申長	卯酉長	辰戌長	巳亥長	子午長	丑未長	寅申長	卯酉長	辰戌長	巳亥長	子午長	丑未長	寅申長	卯酉長	辰戌長	巳亥長
己亥平	庚子平	辛丑平	壬寅平	癸卯平	甲辰平	乙巳平	丙午平	丁未平	戊申平	己酉平	庚戌平	辛亥平	壬子平	癸丑平	甲寅平

水屬

潮

沙

九

初九	初七	初五	初三	初九	初七	初五	初三	初九	初七	初五	初三	初九	初七	初五	初三
初十	初八	初六	初四	初十	初八	初六	初四	初十	初八	初六	初四	初十	初八	初六	初四
十一	初九	初七	初五	十一	初九	初七	初五	十一	初九	初七	初五	十一	初九	初七	初五
十二	初十	初八	初六	十二	初十	初八	初六	十二	初十	初八	初六	十二	初十	初八	初六
寅申長	卯酉長	辰戌長	巳亥長	子午長	丑未長	寅申長	卯酉長	辰戌長	巳亥長	子午長	丑未長	寅申長	卯酉長	辰戌長	巳亥長
己亥平	庚子平	辛丑平	壬寅平	癸卯平	甲辰平	乙巳平	丙午平	丁未平	戊申平	己酉平	庚戌平	辛亥平	壬子平	癸丑平	甲寅平

江洋春夏潮大而速，秋冬潮小而遲。江海每月初三至初七、十八至二十二為大汛，潮大而速；初八至十七、二十三至初二為小汛，潮小而遲。一朝生為潮，夕生為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生於寅，汐生於申；潮生於巳，則汐生於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明陳仁錫八編類纂

寰宇記：瓊州潮候不同。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此又不可曉也。然則曆家之著長短

星，蓋海中占潮候也。謬者乃以為交易裁衣之用，可

笑。

明陳繼儒書蕉  
○陳眉公秘笈

海中所上魚，蜃置陰處，有光。初見之，以為怪異。土人常推其義，蓋鹹水所生。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賦云：陰火潛然，豈謂此乎？嶺南異物志○明陳耀文天中記

瓊管志云：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

寰宇記○明陳耀文天中記

方輿勝覽錢塘每晝夜潮再上月十日二十五日最  
小三日十七日最大八月十八日尤大漁子泝濤觸  
浪謂之迎潮

圖經錢塘江潮自歙州界經州又東流入于海又曰  
海門潮所起處望之有三山隱隱可見

明陳仁錫  
潛確類書

泉自谷而溪而江而海力以漸而弱氣以漸而薄味  
以漸而鹽故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鹽肯也又十洲記  
扶桑碧海既不鹽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此固神  
仙之所食也

潮汐近地必無佳泉蓋斥鹵誘之也天下潮汐惟武

林最盛故無佳泉西湖山中則有之

明田藝衡煮泉  
小品○續說郭

嶺外錄異欽廉之潮朔望則大謂之先水日止一潮  
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不繫月之

盛衰

明彭大翼  
山堂肆考

抱朴子曰潮者言朝來也汐者言夕至也一月之間  
天再東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也又笈時日居南宿  
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小也冬時日  
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也

廣州雜錄卷之二十一  
春時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漸起也秋時日居西宿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也上同宋德祐丙子元師入平安呂文煥時駐軍江磧宋方幸元師陷危而海潮三日不至師迄無虞於是元獲占地利宋都以覆及祥興己卯元師下廣海張弘範遂進攻厓山衆欲退師少休而是日海潮不退勢難廻却於是元人盡日力戰宋祚以滅上同潮汐之盛縮因月之盈虛古語如是誰則驗之吾觀于魚腦之光滅而信之矣蓋魚鰕水畜也水者月之

液月者水之精陰氣之以類相感者也錢唐田藝蘅玉笑零音○

續說郭

錢塘江其隣海日有子午潮不爽如過夷亭則狀元出故諺云潮過夷亭出狀元昔宋末潮過夷亭而出衛涇狀元已驗之矣自嘉靖甲午以來非惟不能過夷亭而錢塘江潮或旬日不至時人謂之凍死潮無子楊穆西墅雜記○說郭每半月逐日候潮時詩訣云午未未申申寅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半月一遭輪夜潮相對起仔細與君

論 十三二十七名曰水起是為大汛各七日 二

十初五名曰下岸是為小汛亦各七日 諺云初一

月半五時潮又云初五二十夜岸潮天亮白遙遙又

云下岸三潮登大汛 几天道久晴雖當大汛水亦

不長諺云乾晴無大汛雨落無小汛 吳郡婁元禮田

郭

海早晚兩潮惟廣東一潮

江陰徐克暖殊由筆○續說郭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命丞相伯顏率大軍伐宋軍錢

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

宋史○集事淵海

郡人觀潮自八月十一日為始至十八日最盛蓋因

宋時以是日教閱水軍故頗城往者至今猶以十八

日為名非謂江潮特大于是日也是日郡守以牲醴

致祭於潮神而郡人士女雲集俄頃幕次羅綺塞塗

上下十餘里間地無寸隙伺潮上海門則洄兒數十

執綵旗樹畫傘踏浪翻濤騰躍百變以跨材能豪民

富客爭賞財物其時優人百戲擊毬關撲魚鼓彈詞

聲音鼎沸蓋人但籍看潮為名往往隨意酣樂耳瞿

宗吉者潮詞云嘉會門邊翠柳垂海鮮橋上赤欄歌

廣州雜錄  
行人指點山前石，曾刻先朝御制詩。出郭遊人不待  
招，相逢都道看江潮。今年秋暑何曾減，映日爭將畫  
扇搖。一線初看出海遲，司封祠下立多時。須臾金鼓  
連天震，忙殺中流蹈浪兒。壚頭酒美勸人嘗，紫蟹初  
肥綠橘香。店婦也知非俗客，奚奴背上有詩囊。沙河  
塘上路歧賒，扶醉歸來日已斜。怪底香風來不斷，擔  
頭挿得木樨花。步入重門小院偏，金猊飛鼻夜香烟。  
家人笑問歸何晚，已備中秋賞月筵。  
郭

錢塘曰汝成熙朝樂事○續說

潮汐之盛縮，因月之盈虛。古語如是，誰則驗之？吾觀  
于魚腦之光滅，而信之矣。蓋魚蝦水畜也，水者月之  
液，月者水之精，陰氣之以類相感者也。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  
海潮人皆言因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嘗遊海上，詢  
其故，老甚見分明。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卓午則潮滿，  
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出則潮復  
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  
盡。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純陰，日西入地時陰避太  
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箭之急。

疾晝夜不能行萬里如河海之深濶洪波蕩漾日夜  
能行數萬里乎又肇之所言晝夜方是一潮知肇不  
曾海上遊行其文經進朝巨無有詰難者蓋世間之  
事強辨者為勝自非聖達誰能窮理盡性哉余又曾  
較勘東萊與膠西陸地相去二百里許水行迂曲則  
千里許潮信不同萊北潮上即膠西潮下膠西潮上  
即萊北潮下北到南海約去萬里據大體北海潮上  
則江淮以北皆潮滿南海潮上江淮已北皆潮下即  
是如何登萊即墨盈縮不同又見四方大海潮流各

異耳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大抵海水  
盈縮譬乾象縱橫耳於理則無有邊際隨風飄蕩莫  
能定準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亦聖功道力不可  
思議耳丘長春之說如此可與盧肇余靖及天原發  
微之說相參互故備錄之然潮亦有不可知者如錢  
鏐射潮而潮退西陵之兵駐錢塘沙上而潮不至似  
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

丘處機論海潮○  
明陽慎丹鉛總錄

海潮之消長天體之浮沉也天體之浮沉氣機之升  
降也昔人謂天形如鳥卵懸浮水上表裏有水觀於



海潮益信

明劉仕義  
新知錄

盧肇海潮賦序其畧潮之生因乎日也近代言潮者皆以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為譬猶烹飪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日傳于天天左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熾而退為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大小之期則制於月日月合朔

之際則潮始微絕以至陰之物通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胸其眇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按肇謂潮生因日朔微望大與潮候全不相應肇往往北方之人但聞海之有潮而不知潮之為候遠欲立言其差失皆不足辯但其言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則不惟不知潮亦不知天天所運日所至之處豈復有海乎海雖極大然不有天之大氣舉之則海

亦何所至止哉。是知天之氣不極其厚則不能東海與地於其中。然則日所傳之處正在天氣之中。吾意其內與海水相距不知凡幾。幾萬里至勁極厚之氣。曾謂天有入海之理。日有激海之勢乎。若肇者真不知而言者也。余安道譏之。豈為誣哉。余安道海潮圖序其略曰。古之言潮者多矣。皆下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廣州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蓋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

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皆係於月。不係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昏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今通東。

南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關而不紀昔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夜潮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

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為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按余氏所以譏盧氏之失當矣而所誌東南二海之潮候亦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也但其所謂月之臨水往從之之說則亦盧氏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至曰潮漲潮平皆係於月亦未必然謂之皆與月相應可也謂係於月則拘矣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極漲極大則又皆歸之氣數然後知向也水

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為通論也何則謂朔望兩弦月行有疾有遲故潮大潮小因之以為皆係於月似矣春陽中秋陰中潮當其時而極漲豈亦係於月乎非不通之論而何餘於後段究之臨安志論潮其畧曰潮汐往來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

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朝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為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月亦臨午焉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小大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是篇所論又不若盧氏余氏之猶有所主也既以為氣有升降又以為地有沉浮既以為乘日升降又以為

如應乎月初無的見但務臆度正醫家所譏譬猶獵不知兎而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之踈也甚矣况皆以升降屬之氣又以升降屬之日所謂升降一歟二歟且地之與水俱為有形之物則氣有運動形皆隨之可也今乃氣之一升一降獨地為之一沉一浮而水則皆與氣不相干唯因地之浮沉而有溢有縮焉豈理也哉况形隨氣動則氣升而地浮氣降而地沉可也今乃氣升而地反沉氣降而地反浮是地與氣亦不相干矣不但水也凡此又皆病之小者獨地

有沉浮之說其病最大浮沉則動上動下無寧靜時矣吾聞天動地靜矣未聞地亦動也意者地本不動特論者無以為潮汐之說故強之使動耳又何足辨乎唯篇末時有交變氣有盛衰之言似有可取當存之以備一說右三家論潮之說皆有疑處愚已畧辨之矣獨以月與氣為說者有可取而未盡也蓋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乎月則不可謂水隨氣而往來則可謂水因氣而溢縮則不可何則夫水為陰物乃陰氣之成形者月為陰精乃陰氣之成

象者同一陰氣固宜有相應之理矣所以海潮朔望則大兩弦則小而每月潮之長落與月之升降其數皆合不謂之相應不可也雖則相應不過同此一氣則自然為流通不約而符初非形相從而勢相係也若謂水之與月必須相從相係則二者何常可以相及而拘拘如是哉前論已詳此不再述凡天地間有形之物未有不隨氣而運動者豈有潮汐去來而獨不由乎氣哉但以為氣有升降故海有溢縮今則東南二海之潮候皆不同時是則潮乃水之流來流去

而非海之溢上縮下也明矣然則潮汐之所以然果無定說乎曰余氏候東南二海之潮則平于東者常先平于南者常後每以三時為差但不知其所以有如此之先後者何故既而博詢海上之行舟者皆以為惟近海有垠潮處可以測潮之長落耳巨海之中茫無畔岫欲知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為長南水北來則為落是測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然後知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者以此而已然猶未知潮之長必自北而南者又何

故也以愚度之天以河圖示象於聖人聖人以易象示教於天下後世不信天與聖人尚誰信哉河圖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為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所以然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雖然潮特有形之物耳非有氣以運之水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即水之氣耳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也則水為氣所擁而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

復張張極復翕則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此也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已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東已落東既落則北復生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區區愚僅止於此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說不敢以臆決也無已則信以與月相應之言可也惟潮大卯酉之月則終莫知其故恐亦不過由於一氣之運而已必深求其如何以質之則鑿矣當闕之以俟知者

嶺外錄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之潮則

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  
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  
盛衰豈不異哉史伯璿辨三家  
論潮之誤○明唐荆川稗編



徳川幕府文書

